

唐陸宣公翰苑集

一
五
冊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二

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

汪梧鳳在湘

參訂

方矩晞原

涇陽柏森子餘校刊

奏草二

論敍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敍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

行幸之事

蔡邕獨斷天子車駕所至見長吏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帛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

之半故謂之幸唐書朱泚傳賊薄丹鳳門詔集六軍無至者帝出苑北門羽衛纜數十普王前導皇太子王韋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餘騎以從右龍武軍使令狐建以數百人殿夜至咸陽飯數匕而去遲曉至奉天

因自尅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

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

本傳贊意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

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孔融表遭

遇厄運勞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

謙曰是聞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

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瓌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

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

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

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

唐書兵志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

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
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
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
往自擇將吏號爲畱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願力不能制
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

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

通鑑本注杜預曰不庭謂不朝也下之事

上皆成禮於庭中一說庭直也
也不庭不直也見周書注

凶渠稽誅逆將繼亂

通鑑本注

凶渠謂田悅李納也逆將謂朱滔李希烈等也渠大也

建中二年兵端始徵師四方無遠不暨

通鑑本注

啓至是及三年

西暨蜀漢南盡

通鑑內自關中

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

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

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畱騷然而閭

里不寧矣聚兵日眾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

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于是

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

通典注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空又所

在屯師用度不足于是遣御史康雲閒出江淮陶銳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收巨萬計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充軍資雜用或于津濟要路及市肆閒交

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者皆以分
數稅之自是商旅無利多失業矣
禁防滋章綱目集覽滋繁

也條章
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于徵求

一作
徵呼膏血竭于笞箠市井愁苦公羊傳宣十五年注井田之義有五其五曰通

財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疏云古者邑居秋冬之時入保城郭春夏之時出居田野既作田野遂相

交易井田之處而為此市故謂之市井師古曰古未有市若相聚井汲便將貨物于井邊貨賣曰市井室

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

禁衛之師以備巡警張衡賦衛尉入屯警夜巡晝二者或闕則生戎

心左傳疆場無主則啓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

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唐書兵志數出禁軍征尋伐神策之士多鬪死者尋

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簿責將家以出兵

唐書兵志建中四年下詔募兵

以白志貞爲使蒐補峻切綱目集覽簿責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

凡有私牧者例元勳

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

通鑑音注古有四岳十二

牧各統其方諸侯之國故後人謂專方面者爲岳牧

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

除征役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

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

前漢李廣傳廣

行無部曲行陣注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貴位

崇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

前漢

文帝紀至邸而議之注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漢書高帝紀注孟康曰有

甲乙次第故曰第初學記一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
名曰第文獻通考太宗貞觀十五年正月上謂侍臣曰
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邑芻禾百車待以客禮漢家故
事爲諸州刺史郡守創立邸舍于京城頃聞都督刺史
充考使至京師皆賃房與商人雜居既優禮之不足必
使人多怨嘆至十七年十月一日下詔令就京城開坊
爲諸州朝集使造邸第咸輸屋稅唐書食貨志趙贊請
三百餘所上親觀焉稅閒架其法屋二架
爲閒上閒錢二千中閒一千下閒五
百匿一閒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裨販夫婦唐書傳
小販之民也一本裨作裨張衡賦商賈百族裨注裨謂
販夫婦注裨販買賤賣貴以自裨益裨必彌切畢算緡
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感又甚諸方誅求
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囂然而京邑
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

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

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

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而他本無而字反側

之釁易生詩輾轉反側臣遲文推赤多猜則羣下防嫌

而他本無而字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左傳

民不疲勞君無怨讟注讟謗也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

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

門無結草之禦左傳宣十五年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

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環衛無誰何之人通鑑音注誰何問也

六韜令我壘上誰何不絕史記賈誼過秦論陳自古禍
利兵而誰何誰譙同何呵同衛綰傳不譙呵綰

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閒隙因人攜離哉

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

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致今日之

患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

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唐書桑道茂傳建中初
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

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爲王者居使可容萬乘者

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郢發眾數千及神策兵城
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

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
凡是占算秘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

諸典籍書曰

書泰誓

天視自我人視

謹按唐避太宗諱民皆改為人

天聽

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

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

書咸有一德

天難忱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書傳九有謂九州也

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

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

書西伯散黎

曰我生

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

書泰誓上

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

繫辭釋大有上九爻

義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是以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

繫辭本義此釋否九五爻義

危者安其位

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

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又曰視履考祥

履卦上九爻辭王弼曰禍福之祥生乎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視

履而考祥也

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

易大傳辭

夫易之爲書窮

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辨

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

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閔子馬語禍福

無門唯人所召又曰

左傳成十三年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

福

左傳杜注養威儀以致福謹案漢書律歷志

不能者

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儀監於殷駿命不易言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

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

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

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

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閒影響相準

書惠迪吉從逆凶惟

影響詩書以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

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

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尙恐其中有

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

史記功臣年表罔亦少密焉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

定說文洶涌也一曰洶涌水聲杜甫皇甫氏碑驚濤洶

洶洶綱目集覽洶音凶又上聲言天下喧擾如水勢洶

湧故人懷上自朝列西征賦攝官承下達烝黎日夕族

危懼也乏猥廁朝列

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眾庶所虞

也虞度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唐書

也也

藝文志有師曠占書一卷

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

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厝危

漢書食貨志安有爲

天下厝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

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

注師古曰厝危欲墜之意也

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脩天祐自至恐不宐推引厄運

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

或資理

通鑑本注理治也唐人避高宗諱皆以治爲理

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

多難而興邦

劉琨勸進表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

理或生亂者恃

理而不脩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

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

知勅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

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一作勉勵而謹脩之當至難至危

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閒不容復有所悔也

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眾焉違欲以遵道焉

遠儉佞而親忠直焉說文儉誠也儉推至誠而去逆詐利于上佞人也

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

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

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

耳況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斯

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

可以服庶類懷萬邦

他本
作方

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

患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

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況陛下稟英

姿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己

左傳桓子曰既有利權列
又執民柄將何懼焉

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脩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荏

苒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佑陛下恐陛下

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

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

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

漢書梅福

傳升平可致

豈止盪滌祇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

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四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通鑑綱目李懷光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

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於上曰懷光勳

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

入朝畱連累日使賊得戒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楊惠

元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此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姦

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上問
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云云

隱朝人名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

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

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

四方解體左傳四方諸侯其誰不解一事當則萬姓屬

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

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

下先去之通鑑本注此即孟子所欲與欲惡與天下同

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

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尙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

左傳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

王命

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不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

前漢武帝紀徵詣行在所注師古曰天子或在京師

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隨
相傳爲霽威嚴注臣瓚曰霽止也

言且無驗矣此皆

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
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
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

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

平禍亂拯阡危恤黎烝

一作烝黎

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

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
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
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

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

誠不升於軒陛

前漢史丹傳天子自臨軒檻摯虞決疑要注凡太極乃有陛堂則有階無陛也

左城右平平以文博相亞次城者爲陛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殿

上澤闕於下

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

於其際

前漢薛宣傳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

真偽雜糅於其閒

傳雅糅雜也前漢劉

向傳邪正雜糅忠讒並進注師古曰糅和也

聚怨囂囂

詩讒口囂囂箋眾多貌

騰謗藉

藉

前漢江都王建傳國中口語藉藉注藉藉諠聒之意又劉屈氂傳事藉藉如此注藉藉猶言紛紛也欲

無疑阻其可得乎

潘岳誄腹心庭爭爪牙疑阻

物論則然人心可見

蓋謂合宏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眾情之所

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

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

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懷懷也前漢食貨志而直爲臣謂

宐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唐書百官志文武官職事九

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

士日參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

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宏文崇

文館國子監學生四時參凡諸王入廟及以恩追至者

日參陛下特加延接親與敍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
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際到卽引
對不拘時限舊唐書德宗紀每御延英令諸司官長二
人奏本司事又勅常參官每一日二人引

對以訪政事
謂之巡對

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

史記周公世家伯禽就封于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
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
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
人荀子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於是吾得三士焉以正吾
身以定天下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

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

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

書改過不吝褒

其直而勿吝

與吝

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

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錄不

遺庶士傳言

賈山至言士傳言諫過

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

以助聰明

管子目貴明耳貴聰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順天

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

與爲亂化疑梗爲訢合

禮記天地訢合陰陽相得

易怨謗爲謳歌浹

辰之閒

左傳浹辰之閒楚克三都注浹辰十二日也疏浹爲周市也從子亥爲十二辰

可使

丕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

箭漢梅福傳昔

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注師古曰轉圜言其順易也

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

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

左傳君人者將昭德塞違

恐不止當今所

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

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通鑑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

奉天論前所荅奏未施行狀

臣贊言賊泚逋誅尙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

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

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

史記刺客傳豫讓曰士爲知己者死又曰至于智伯國士

遇我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

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

杜預春秋序聖人包周身

之防疏謂聖人

防慮必周于身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

人物志一至謂之偏

材偏材小雅之質也任昉爲齊明

帝讓郡公表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前奉詔問尋具上陳

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諮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

之情宏採拔之道自獻荅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

酬詰未審宸旨以爲何如昧于忖量但務竭盡恐猶辭

理蹇拙唐雅蹇吃也注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後漢楊賜

傳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敢願披瀝頻煩黷冒

悽悽之心哉注悽悽猶勤勤也曹植表臣伏以瞻瞻

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思效之心爲犬馬之誠 瞻瞻

而不能自止者也劉向九歎思念郢路兮還顧瞻瞻 臣聞立國之本在

乎得眾得眾之要在乎見情通鑑本注言洞見人情也 故仲尼以謂

人情者聖王之田禮記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言理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 言理

道所由生也

通鑑音注理道猶言治道也唐人避高宗諱率以治爲理

是則時之否

泰事之損益萬化所係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
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
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

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

益卦象辭

則曰益損下

益上

損卦象辭

則曰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

地處上于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

泰卦象辭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

君在上而臣處下于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

下不交故也

否卦象辭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

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

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

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猶是焉上
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
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

通鑑本
注陸贄

此言深究否泰損益之義
誠足以箴砭德宗之失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

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
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家語君者舟也庶
人者水也水所以

載舟亦所
以覆舟

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

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
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

通鑑本注祖左傳臧文仲所謂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之語之意

日二日萬幾

書臯陶謨

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

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

懼失其情與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書大禹謨

微則萬幾

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

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迹迹或成敗莫

若驗於己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

可徵與眾同欲靡不興違眾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

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於眾舍

己從人

書大禹謨

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

書舜典

言務

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於禹禹拜昌言

書大禹謨

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書仲虺之誥

言能

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詩大雅美

武王尅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書泰誓

言皆從善也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

輔德詢眾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

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

離心離德

書泰誓

言違眾也詩曰汝無休於中國斂怨以

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詩大

雅又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詩大

雅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

書仲虺之誥

詩曰惟彼

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

詩大雅

言自用也前

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辨足以飾非

史記殷本紀帝紂資

辨捷疾聞見甚敏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

言恥過也

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

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

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閒將歷千祀代

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

失眾必敗得眾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

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眾則全敗全得眾則全成

史記田敬

仲世家溘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

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

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

禮記累累端如貫珠

成敗象行明若觀火

書子若觀火

此歷代之元龜也

書今我卽命于元龜劉琨勸進表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

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效之

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

通鑑音注太宗初諡文皇帝廟號太宗

以

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

靈明照侔日月英略施於百勝

唐鑑太宗奮于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

天聖功被於九歌

畫勸之以九歌唐書禮樂志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

舞功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

懼失人心

通鑑綱目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

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

每戒臣

下獻規恆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

前漢張湯傳日旰天

子忘食注師古曰旰晚也音幹

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眾共

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臣諮訪謀猷

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閒事情

通鑑乃令京官五品以上

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閒疾苦政事得失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

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

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

德懲違觸類滋長尙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

平章唐書百官志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起此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

必遣諫官俱入通鑑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御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

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小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敢爲讒慝

有頗失隨卽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

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

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

通鑑綱目上于宏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宏文

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

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

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

罷又取三品以上子

孫充宏文館學生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

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

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

貞觀之風

通鑑永徽元年正月辛酉上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卽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陳不盡

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陽大李宏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命立

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謙賴己以聽之故未徵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閒天

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通鑑綱目上自即位每日視事

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

遠書以觀文王之耿光中宮之威柄潛移通鑑綱目初武后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

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勤爲所制不勝其忿會宦者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眞出入禁中爲厭禱

事上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卽命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

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于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下獄

及伏勝皆死妻子籍沒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眾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

于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卒有嗣聖臨朝

天授革命

唐書后妃傳嗣聖元年太后廢帝爲廬陵王自臨朝以睿宗卽帝位后坐武成殿帝率羣

臣上號冊越三日太后臨軒命禮部尙書攝太尉武承

嗣太常卿攝司空王德真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

宸殿施慘紫帳臨朝又春官尙書李思文詭言周書武

成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爲受命之符后喜班示天下稍

圖革命然畏人心不肯附乃陰忍驚害肆斬殺怖天下

內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爲爪吻有不慊若素

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它骨鯁臣將相驍頸

就鉄血丹狴戶家不能自保太后操奩具坐重幃而國

命移矣御史傅游藝率關內父老請革命改帝氏爲武

天子不自安亦請氏武示一尊太后知威柄在己因大

赦天下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尙赤以皇帝爲

皇嗣謹按通鑑綱目中宗嗣聖七年武后之天授元年

也是年九月武后改國號曰周故曰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

獸書孔傳疇誰也顏師古曰宴安之懷左傳宴安耽

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易馴致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

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迄神龍中宗景雲睿

年號之間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通鑑綱目安樂長寧公

事請謁受賕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

官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媿好立外

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

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又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

武后以為類己獨愛幸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
之世韋后安樂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
功益尊重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係其一言荐
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其門如市
元宗
躬定大難通鑑綱目景龍四年六月皇后韋氏弑帝于
神農殿立溫王重茂宗楚客葉靜能與諸韋

勸后遵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楚客等上書稱韋氏宜革唐命謀害少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謂之百騎武后時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會兵部侍郎崔日用以楚客謀告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子薛崇暎苑總監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暉前朝邑尉劉幽求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會韋播數榜捶萬騎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元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自效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于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于是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元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

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
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
于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城門收捕諸韋
親黨及宗楚客晉卿紀處訥趙履溫張嘉福馬秦客楊
均葉靜能等皆斬之屍韋后于市
謹按相王睿宗也隆基元宗諱手振宏綱開懷納忠

克己從諫尊用舊老

唐書贊開元開勵精求治元老舊勳動所尊憚故姚崇宋璟言聽計

行力不推而功已成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

議朝清道秦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
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
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已太
平矣胡不爲樂有深慮遠謀者謂之迂誕驚眾有讜言

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

唐書李林甫傳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

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飮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

至尊收視於穆清

曹植七啓天下穆清明君蒞國唐善李林甫傳時帝春秋高聽斷稍

怠厭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上宰

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爲奉職

通鑑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

五十八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于是百官以刑措表賀帝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

晉國公牛仙

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斂爲公忠

客幽國公

唐書宇文韋楊王列傳贊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于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

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貲計于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衰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權門以多賂爲問望外寵持竊國費自如帝以爲能

之勢

唐書安祿山傳帝爲祿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爲瑣戶交疏臺觀沼池華僭帟幕率緹繡金銀爲

笏筐爪籬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雞大障前置特榻詔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寵太子諫曰自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鑿鑿錯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內寵擅迴天之謠

通鑑音注迴天言權力能回天也後漢單超傳其後四侯轉橫天下

爲之謠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唐書高力士傳元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啓屬內坊擢

內給事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于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卽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尊曰奢帝或不名而呼將軍禍機熾然焰焰滋甚

詭無若火

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

前漢賈誼傳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

其上火未及

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然因謂之安

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

謂安祿山

至今爲梗豈不以

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馥之佛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

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

通鑑綱目初

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心與人豁披胸襟忘己應物

通鑑綱目李泌言于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

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煩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必先開示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

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

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

親雖時繼艱屯而眾不離析理尙寬大

前漢宣帝詔公卿大夫務行寬

大務因循而重作爲前漢食貨志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注師古曰重難也唐書

刑法志諫者常諷帝政寬故朝廷不肅帝笑曰艱難時無以逮下顧刑法峻急有威無恩朕不忍也然於

紫宸聽朝職官分紀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雍錄自丹鳳門北則有含元殿又北則有宣政

殿又北則有紫宸殿三殿南北相背皆在山上楊春曰唐之朝制宣政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

閣不御前殿而御紫宸謂之入閣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課責侍

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宏諫雖

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謹按如罪三宦誅元載是也故

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資逸辯邁絕人倫武略

雄圖晉書武帝紀贊決神算于深衷斷雄圖于議表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

卷二十一 奏草二 三 柏經正堂藏書

通鑑本注理治也言德宗憤強藩之跋扈習以成俗有妨爲治

照臨以嚴法制斷唐書贊德宗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流弊日久浚恆太

深易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無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王弼注曰始求深者求深窮底合物無餘蘊

漸以至此物猶不堪而況始求深者乎以此爲恆無施而利也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

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

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義上慮欺誕通鑑

本注此數語亦深中當時君臣之病誕妄也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

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通鑑本注德宗初年獲奉

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通鑑本注此可

以見德宗初年氣象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

未相諭

庾信新樂表軒墀宏敞

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

臣別延宰輔

通鑑本注例對使臣謂功臣節度及諸軍使待制者得隨例以次對也別延宰輔謂

朝謁之外別延之與議

既殊師錫

書師錫帝曰注師眾也錫與也

且異

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

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

前漢梅福

傳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

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

不知方謂太平可致

通鑑本注德宗致亂之事誠如贊言

陛下以今日之

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

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
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眾殆於失
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
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
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
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
彰令聞一作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
及庸鄙敢緣斯議一作私議輒以獻聞自爾以來反覆千慮
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

款謹復布露以聞

後漢李雲傳露布上書

注露布謂不封之也

臣贄惶怖死

罪謹言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二終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三

樂府詩

樂府詩集卷之二十三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三

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

汪梧鳳在湘

參訂

方矩晞原

涇陽柏文森子餘校刊

奏草三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唐書本傳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

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

帝

事在建中元年

今緣經此寇難

謂朱泚之難

諸事並宜改變眾議

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

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

梁簡文帝菩提樹頌體乾元之淑德合天地之純誠任昉箋神

功無紀

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

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

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

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

齊書扶南國傳光化所被咸荷安泰老子大盈若冲襲乎

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鑿輿播越

唐書車服志五路皆重輿左青龍右

白虎金鳳翅畫莖文鳥獸黃屋左纛鳳一鈴二在軾前鸞十二在衡通鑑音注播流也遷也赴頃墜也走也

未復宮闈宗社

一作

震驚尙愆禋祀

周禮春官大司馬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帝

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

之際

漢書劉向傳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

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

羣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

晉書郭璞傳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

豈可近

從末議重益美名旣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爲凶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

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朕更

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

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

其宜者謂之天子

尚書刑德考帝者天號也王者人稱也天有五帝以立名人有三王以正

度天子爵稱也皇者煌煌也風俗通三皇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宏也百虎通德合天

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又天子者爵稱是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

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

義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

無一

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

或曰帝

通鑑音注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爲五帝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

曰伏羲神農燧人爲三皇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孔穎達曰鄭元注中候勅省圖引運斗樞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五帝者德合五帝座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白虎通取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帝號同天名所莫加而稱皇者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唯目一作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

湯繼興莫匪大聖尙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德衰於殷

周而名竊於羲皞兼皇與帝始總稱之

前漢百官公卿表注張晏曰五

帝自以德不及三皇故自去其皇號三王又以德不及五帝自損稱王秦自以德衰二行故兼稱之史記秦本

紀秦之先爲嬴姓始皇本紀秦初并天下議帝號丞相御史大夫廷尉等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死昧上尊號王爲泰皇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謹按義太昊伏羲氏也皇也皞少昊金天氏帝也所謂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名竊於義皞也皞與昊同

聖劉天元之號

前漢哀帝本紀詔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注韋

昭曰敷陳聖劉之德也通鑑太建十一年周宣帝傳位于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

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詩君子

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易謙

光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辯况今時

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

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
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
斷自宸鑑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剋責唯謙與順一
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元運上可以
高德於夙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
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
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前漢司馬相如傳前聖之所
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
此用

道德經曰

謹按高宗乾封元年至亳州謁老君廟尊爲
太上元元皇帝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老子者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
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
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爲本也

老子貴以賤爲本高以
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

孤寡不穀此其以
賤爲本也非乎

周襄王遭亂出居於鄭告於諸侯曰

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

左傳王
出適鄭

處於汜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
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
於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
服降名禮也注降名稱不穀

言聖史用稱之以其能損己也

後漢光武帝紀詔百僚
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

上書者不
得言聖

臣顧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

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鑒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唐書本傳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橐付贄使商討其詳贄

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彊其意卽建言云云

右隱朝奉宣聖旨並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

唐書百官志中書省

舍人六人凡詔旨制勅璽書冊命皆起草進畫旣下則署行

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

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

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

通鑑音注諸學士者

修文館學士及直學士也

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

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

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

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三都賦序魏窮用

甲兵竭取財賦眩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

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左傳天其以禮悔禍

許而悔禍之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

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

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

之暴今重圍雖解逋盜他本作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凶滔

天僭帝者二豎

謹按四凶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也通鑑綱目建中三年朱滔自稱冀王王武

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李納稱齊王二豎朱泚李希烈也時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李希烈號大楚皇帝

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

漢書音義地象車輿載物故曰輿地蘇林曰地曰輿地猶盡載之意國柄未歸勞者未獲

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欲紓

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

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

災一本禱字上有而字禱於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

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文選應璩書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毋聖

賢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注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尅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于是翦其髮齋其手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

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

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前漢梁孝王傳招延四方豪傑潤

澤不可以不宏前漢董仲舒傳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宣暢鬱湮不可

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文選張衡西京賦所惡成

瘡痂注瘡痂謂癥痕後漢書趙壹傳所好使天下聞之則鑽皮出其羽毛所縣則洗垢索其癥痕

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耀徐幹中論文王遇姜公於渭水若披雲而見日

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

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尙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減

象

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喻故

一本故宣作而宣

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旣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

翰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唐書百官志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

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旣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勅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翰林故事翰林院者在銀臺門內以藝能伎術召見者之所處也凡學士無定員下自校書郎上及諸曹尙書皆爲之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

不作文書久次
者一人爲承旨

右翼寧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抄錄進來冀

寧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唐書本傳

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
贊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釋孰復人人所曉
旁吏承寫不給他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贊沛然有餘
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

竦恧顧慚非宜進退徬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

翰林雖職異訐謨而恩參近侍唐書本傳始贊入翰林
年尙少以材幸天子常

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
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幸
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
參裁可否時號內相

前漢高祖本紀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

前漢陳平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

無伏死之爭左傳臣治煩去惑者事君大猷臣則皆曠

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

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

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吳越春秋越王仰天嘆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寇讐

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

者其責深臣之職司左傳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使單襄公辭焉曰今叔父不使命

卿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頗亦爲近是宜當責安可

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

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通鑑本注唐自至德以後勳階輕而職事

官重故云然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

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

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

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

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漢官儀注皇帝輦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行人清道也

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

車苑集 卷二十三
做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
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覲懼之至謹奉狀
以聞謹奏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

王球貽謀錄唐百官

入閣有待制次對官後唐天成中廢待制次對官五日
一次內殿百官轉對綱目集覽德宗詔延英坐日許百
司長官二員言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
闕失謂之巡對

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
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卽

妄他本作漫生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

不限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後漢朱浮傳代竇融爲大司空

坐賣弄國恩免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卻是失在推誠通鑑

本注此德宗猜防之心發於言而不能自掩者也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

矜衒綱目集覽說文自誇曰矜自媒曰衒衒音熒絹反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

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禮記無雷

同注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卽

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

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通鑑本注言次對人敷奏緣此多不

取用其言或曰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

取次唐人語也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

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

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

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左傳德之休獲展誠願既

免罪戾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

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

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

斯睿眷特深屢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

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
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
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

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
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

也

班固兩都賦序朝
夕論思日月獻納

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

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
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
之所立由乎誠循誠一作守誠於中然後俾眾無惑存信於

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

通鑑作有失無補注言人君所

爲有失於誠信則無補于治道

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

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而致患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信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

至微猶識情僞

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不上

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

含靈之類固必

難誣前志所謂眾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

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

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

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

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

前漢董仲舒傳善惡之相從如景響之應

形聲也

若影從表

鮑照河清頌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焉

表枉則影曲聲

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
之不辯觀者辯而求眾庶之不惑眾庶惑而求叛亂之
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眾
必給而不從矣

玉篇給疑也欺也

不誠于前而曰誠于後眾必

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于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

之

通鑑音注古者天子巡守四方其方之諸侯各會朝

於方岳之下堯舜有四岳之官孔安國曰堯命羲和

四子

分掌四方之諸侯故曰四岳魏晉之時征鎮

臣庶

有虧信于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

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

通鑑本注因德宗之言以爲失在推誠故陸贄極言誠信之不可去身以開廣

上意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左傳宣公

二年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

士季語

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

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詩大雅

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

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

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

書惟王改過不吝

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

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

通鑑本注詩烝民尹吉甫所以美宣王之

任賢使能也

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

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

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德日新

是爲君子遂非則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

情之所難從諫勿拂者聖人之所尙至于稱揚

一作贊揚君

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關能補爲美

中古已降淳風浸微

易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袁宏三國名臣序贊中古陵遲斯道替矣

臣旣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

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

穀梁傳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

德注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

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

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

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

以直言爲國華

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

有面折廷爭

者必爲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

通鑑貞觀七年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

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
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
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

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

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

之凡見聞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

之心必無濟理

他本作濟代謹按代卽世字避太宗諱改爲代

之效雖有悔過

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

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

前漢王嘉

傳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

師心自用肆於人上以遂非

拒諫孰有不危者乎

後漢蔡邕傳卓多自恨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

遂非終難濟也大戴禮忿數者獄之

且以太宗有經緯

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

諡法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

有躬行

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

矣然而人到於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

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

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

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

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

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

後漢

盧植傳曹操過涿郡告守令曰盧植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

使太宗風烈重光于聖

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

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

左傳晉侯聽輿

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大雅有詢於芻蕘之言洪範有謀

及庶人之義

書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是則聖賢爲理務

徇眾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

通鑑

本注德宗信裴延齡以侈言也謹按通鑑貞元九年七月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買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

徒存其數者抽質錢給用隨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
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土于實無所增也又奏
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于糞土之
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
物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延齡每奏對恣爲詭
譎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
厚之質言當理不必違也通鑑本注德宗之罷柳渾以質言
也謹按通鑑上好文雅醞藉而渾

質直輕佻無威儀于上前時發俚語上不悅欲黜爲王
府長史李泌言渾褊直無他故事罷相無爲長史者又
欲以爲王傅泌請以爲常侍上曰苟得
罷之無不可者渾罷爲左散騎常侍
遜於志者不必

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眾者不必

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

通鑑本注如蕭復之諫幸鳳翔是也謹按通鑑始上以奉

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尙書蕭復聞之遽請見曰陛下
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

臣尚憂疑張鑑不能久豈得以鑿與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

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通鑑本注趙贊張滂之苛征重斂是也謹按通鑑建中四年六月

月庚戌趙贊奏行稅閒架除陌錢法所謂稅閒架者每屋兩架為閒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所謂除

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于是愁怨之聲盈于遠近又貞元

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是皆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

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于

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

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

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

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

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

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

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

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

書次五曰建用皇極

於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
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于近務大者必慎于微將在
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
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眾多之議
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
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竊以陛
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

莊子能勝

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辨者之囿也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

少因懷感嘆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銜聰明厲威嚴恣彊復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

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辨給必勦

說而折人以言

禮記毋勦說注勦猶擊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通鑑本注此所謂勦說者人

言未竟勦絕其說而伸己之說也

上銜聰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

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

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

之畏愎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

生靈之眾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萬

邦黎獻共惟帝臣

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

陳書武帝

紀光景所照觀象必通

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

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閒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

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

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

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

從古以然通鑑本注或謂從古以然當作從古而然今觀文意陸宣公所謂從古至今亂多治少者

正以下悖上刑故也以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之與而辭義相去遠矣

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

通鑑前編桀伐有施氏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所言皆從鬲龍逢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

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唯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佑盡少悛乎桀曰

吾之有天下猶天之有目也曰比干剖而商滅史記殷

淫亂不止微子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心者

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宮奇去而虞敗左傳晉侯復假

乃伴狂為奴紂又囚之宮之奇諫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

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師還

館於虞遂屈原放而楚衰史記屈原傳屈原為懷王左

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

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

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絀時秦昭王與楚婚
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
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
因畱懷王以求割地懷王竟死於秦而歸葬此不知人
也禍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

翁范表 卷十三 奏草三 柏經正堂藏書

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

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

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訥訥而爲晉賢臣

通鑑本注

趙文子名武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爲

絳侯本訥

而爲漢元輔

前漢周勃傳勃爲人木強敦厚不好文學

推少文如此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年高

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相國秉

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公孫宏上書論事帝使難宏以

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

十策宏不得其一

前漢公孫宏傳時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宏數諫以爲罷撤中國以奉

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上乃使朱買臣等難宏置朔方

之便發十策宏不得一宏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

若及爲宰相卒有能名

前漢公孫宏傳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宏自見爲舉首起徒

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宏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

以給之家無所餘

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

不能言心知其不可

前漢周昌傳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莫

能得上以畱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

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

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

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

書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惟帝其難之

胡可

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

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

通鑑本注德宗所以成段平仲之名者正如此

謹按唐書段平仲傳段平仲字秉庸擢監察御史是時
 德宗春秋高躬自聽斷天下事有所壅隔羣臣畏帝苛
 察無敢言平仲常曰上聰明神武但臣下畏怯自為循
 默爾使我一日得召見宜大有開納會京師旱詔擇御
 史郎官開倉賑恤平仲與考功員外郎陳歸被選同得
 對粗陳賑恤事帝察其意有所畜以歸在側未言事訖
 平仲方獨進帝乃并畱歸正色問之雜以他語平仲錯
 愕不得言乃謬稱名帝怒叱去之蒼黃向幄後歸趨降
 榻之乃得去由是坐
 廢七年然名由此顯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

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

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

於前黈纒於側前漢東方朔傳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纒充耳所以塞聰注師古曰黈黃色也

纒綿也以黃綿為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

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
祇以伺罪釁與眾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
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
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
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
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
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
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
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

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

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斃左傳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斃杜注斃至也

況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合

以爲國謹按烝人猶烝民也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

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

則湊集於邪聖人知眾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史記

帝紀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

臆曰按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韋昭云慮政有闕失

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爲飾今宮外橋梁頭

四木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華也形如桔槔大

今之備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

謂之交午也

陳諫鼓

綱目集覽諫鼓成周之時建路鼓以通下情

列爭臣

之位

白虎通天子置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以順左輔主修政刺不法右弼主紂周言失傾前疑主紂度定

德經後承主匡正常考變夫四弼興道率主行仁夫陽變於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四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

天下仗

置采詩之官

前漢食貨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

音律以聞於天子注師古曰采詩采取怨刺之詩也

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

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

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

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

方而心守不一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

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眾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悅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

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

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

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

在殷鑒足徵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箋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夏以禹興以桀亡得失曉然在

前此詩爲召穆公舉此以戒厲王欲王之鑒殷猶殷之鑒夏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

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宏納諫之

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

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衒以明不以
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
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辯無從而
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
也

前漢韓安國傳清水明鏡不可以形

逃陸機文賦序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有犯顏讜直者

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
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
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
矣其獎善也水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

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

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挾瑕不

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

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

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

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

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

之漏泄易幾事不密則害成疏幾謂幾微之事當須密慎若其不密而漏泄禍害交起是害成也彰

我之能從通鑑本極言納諫之美以誘掖其君上也有一於斯皆爲盛德

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

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

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

不紕繆前漢董仲舒傳政多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

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

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

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晉書何琦傳豈可復以朽

鈍之質塵黷清朝哉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

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

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有覆載含宏之量而未翕受於眾情

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嘆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

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

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

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所願也億兆之福也

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通鑑上頗
採用其言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三終